

明清通俗小说系列

女仙外史

〔清〕吕熊著 石仁和校点



三秦出版社

明清通俗小说系列

女仙外史

[清] 吕熊著 石仁和

(上)

三秦出版社

序 言

江西南安郡守陈奕祺香泉

余友逸田叟吕熊，字文兆，文章经济，精奥卓拔，当今奇士也。其生平著述，如《诗经六义辨明史断》、《续广輿志》、《发明三唐六义》，并诗古文诸稿几数百卷；而未知更有《女仙外史》。

戊子余补南安守，遇叟于淮南，延之修辑郡乘。舟行闲暇，叟始以《外史》见示请序。余览毕，不禁喟然叹曰：“有是哉！何叟之默契余心也。”请得以僭言之。

夫武王伐纣，不期而大会者八百诸侯，所以谓之恭行天讨。而孟氏亦曰：“闻诛一夫纣”，然伯夷、叔齐，叩马而谏，则又斥之曰“以臣弑君”，即太公亦谓之义士。而孔子断之曰：“求仁而得仁者夫道二，仁与不仁而已。”若使夷齐之谏为是，则周公之师不得为仁义；周武之伐纣为是，则夷齐不得谓之仁，亦不得谓之义。然大圣大贤，既两是之，而两许之；则夷齐自为古之圣人，而武王亦得谓古之圣君也尔！若夫《明纪》所载逊国靖难之事，更无圣贤执笔而定之；其说有可疑而可骇者焉。夫永乐固英明之主也，然不得比周武之圣；而建文亦仁让之主也，又从无商纣一端之暴。其为之臣者又皆杀身殉国之君子。顾使永乐之得天下也以道，则建文自为亡国之君；使建文之失天下也不以无道，则燕王不得为中兴之主。从古创业者谓之“祖”，

中兴者亦称为“祖”，余皆谓之“宗”。乃永乐尊为成祖，是中兴也。从来淫暴亡国者不追崇、不建陵寝；而在建文则并年号而尽削之，是失德之已甚者也。从来忠臣义士为亡国之主殉节者，兴王之君亦莫不褒之谥之。而乃并禁锢其子若孙，是以为叛逆之徒矣！后世之论者，固其成败，亦莫不依违于其间。似乎以建文等之亡国之君，而永乐为中兴之祖。道衍、三杨之辈，可以为佐命元勋；而方、景、铁诸公，不得为成仁取义也欤？此余所素郁于中不能断而亦不敢断者！故曰叟之《外史》，有默契余心者。俟修郡乘之后，当为叟梓行，问请天下后世。

自叙

古稀逸田叟吕熊文兆

曰：燕藩有武略，慢视天子，顾以一旅之师南向而争天下，不三载而竟逾江淮，破神京、犯帝阙，卒践帝祚。苟非天所命也，恶能若是？然而转战中原，所向克捷者，则第三子高煦之力居多。煦骁勇冠军，王师老将皆怯之，莫敢撓其锋。此又天之生此虎儿以助其得天下也。噫！天道固如此，其如人伦何？方博士孝儒、景金都清、铁司马铤、暴司寇昭、高侍御翔、胡大理卿闰，莫不斥之曰“燕贼反”。至于断脰抉喉、削皮剔骨，惨死者众矣。死者益众，而斥其为反贼者益众。正气溢乎玄穹，丹心贯于白日。扶植千古之纲常而弗坠者，诸大忠臣杀身成之。迨宣宗嗣位，高煦兴兵作乱，盖循厥父之遗轨也。当日太祖皇帝以燕藩英明类己，出塞功多，欲立之，格于廷臣之议而止；而燕王亦以高煦英勇，为“靖难”元勋，欲立之，武臣皆怂恿，沮于文臣之议，同一辙也。燕藩誓师曰：训兵以清君侧，所指者齐泰、黄子澄；而高煦兴兵亦以“除君侧之奸”为名，所指者蹇义、夏原吉，又以辙也。燕王纠合诸王同时作难，高煦亦连结赵王燧，亦同一辙也。煦为燕藩之庶孽，宣宗是其嫡侄；燕藩为高皇之庶子，建文帝是其嫡侄。叔侄私亲，君臣大义，又如是其一辙也。自古及今，反乱臣之事，未有若彼父子之丝毫无爽者。第

史官于高煦则大书曰“汉王高煦反”，书反诚然。已而于燕王则曰“受天之命”。夫燕王既为天子矣，为其臣者讳之亦所宜然。乃并诸大忠臣探舌血而书“燕贼反”之三字而俱泯灭之，何哉？武王圣人也，夷齐斥之曰“以臣弑君”，煌煌然至今犹载史册。是则圣人之所不得泯灭者，而毅然敢泯灭之。彼史官也，果何心哉？然此三字，如日月星辰之丽乎天，恐其终不泯也。遂并帝之年号而尽削之，帝之逊国以后事迹而尽灭之。高皇崩于三十一年，乃称至三十五年，下接永乐元年，若谓并无此建文一帝者。吁，不亦异乎！谷应太先生云“顾使一龙不出，从蛇皆擒”，信然。夫建文帝，君临四载，仁风洋溢；失位之日，深山童叟莫不涕下！

熊生于数百年之后，读其书，考其事，不禁心酸发指！故为之作《外史》：大书帝之行在并建文年号至二十六年，下接洪熙元年而止。谓之曰万世之公论也可，一人之私论也亦无不可。

逸田叟曰：老泉云，常罚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夫子作春秋，有一善则举而赏之，有一恶则举而罚之。虽是非出于一人，而赏罚公之天下。赏罚公而是非为至当矣。晦庵作纲目，严邪正之辨，显彰瘡之殊。继春秋而行诛心之法。凡此者，皆非朝廷史官之史也。然而大圣大贤，益取实事而论之，以正万世之大纲，而垂百王之令典。非徒托诸空言而已。熊也何人，敢附于作史之列？故但托诸空言以为《外史》。

夫托诸空言，虽曰赏之，亦徒赏也；曰罚之，亦徒罚也。徒赏徒罚，游戏云尔。然其事则燕王“靖难”、建文逊国之事，其人则皆杀身夷族，成仁取义之人，是皆实有其事，实有其人，非空言也。曷云游戏哉？第以赏罚大权畀诸赛儿一女子，奉建文之

位号，忠贞者予以褒谥，奸叛者加以论殛，是空言也，漫言之耳。夫如是，则褒之不足荣，罚之不足辱；爵不足以为劝，诛不足以为戒，谓之游戏。不亦宜乎！虽然，善善恶恶之公，千载以前，千载以后，无或不同。其于世道人心，亦微有关系存焉者，是则此书之本也。至若杂以仙灵幻化之情、海市楼台之景，乃游戏之余波耳，不免取讥于君子。

岁次辛卯人日，吕熊文兆氏自跋于后。

评论(七则)

江西学使杨颢念亭

念亭曰：正史书蒲台县妖妇唐赛儿反，今《外史》谓之女仙，得无骇异？余按从来以妖法作乱者如张角、王则之徒，邪不胜正，终必殄戮；而赛儿则解散部属从容而去。成祖严行大索，必欲获之。逮系女尼女冠数十万勘问，赛儿忽从空自至。虽刀锯斧钁、鼎镬，不能伤其毛发。俟女尼等既释，遂御风不知所之。谷应先生纪事本末断云：“仙乎、妖乎？吾弗知之矣！”意重在仙之一边。则叟之以赛儿为女仙，盖本诸此。

明史洪武三十五年下承永乐元年。余考洪武崩于三十一年传位太孙，改元建文，抚御天下者四载，仁慈恭俭，称为令主。从来亡国之君，纵使昏而悖德，后代何尝削其年号？如元之妥欢贴木儿，洪武尚追谥曰顺帝。若建文之逊国于叔父者，何以削其年号哉？隆庆间，粤东布衣谭清海伏阙上书，言成祖未即位之先，建文君天下也；有君则有政事，竟使之湮没不传，宁成信史？是永乐之削建文年号，不予其为帝，盖人心所共愤者。故《外史》于“靖难”时特书建文某年，乃万世之公论。

明史，永乐谥曰太宗文皇帝，嘉靖追尊为成祖。今《外史》称曰燕王，又斥为叛逆。竟敢于正史相抗耶！余考文皇帝命方孝儒草登基诏书，孝儒大书“燕贼反”三字，掷笔于地。继之者

大理卿胡闰、御史高翔、铁兵部铉、景金都清、少司寇暴昭、副宪练子宁、金宪司中、大理寺刘端，皆同声相应面诟反贼。而叶太守仲惠，编逊国信史，论“靖难”师曰“叛党”，顾使其人与言皆泯灭可也，奈此叛公者，其姓字如日星之丽乎天，其言论为河岳之亘乎地。千载之下，莫不尊敬而仰之。宜其《外史》之敢与正史相抗哉，若以为罪，则罪在于方正学诸公可乎？

《外史》称建文年号至二十六年，下承洪熙元年而止。岂以彼削建文故而不免矫枉过正欤？则又称洪熙年号以终何哉？大抵仁宗之得位也以父命，与建文之得位也以祖命，皆得之以正者。故不予其父而仍予其子，所以益著其父之无或命者为篡霸也。至称建文二十六年位号，此正正名讨燕之旨。按梁篡唐，而朱耶氏奉昭宗年号以讨梁，刚目亦深予之矣。史书，明太祖、成祖为先后英主，昭昭耳目；《外史》何书也，而云讨之？亦太妄矣！余按建文烧宫时欲殉社稷，太监王钺亟奏：“太祖遗有朱篋可解国难。”启视之，缁衣剃刀及度牒姓名毕备。建文已悟天位之终于此，故遁迹四十年，绝未萌复辟之心。若使建文南走越，北走胡，则天下奉行在，兴义师而讨燕者，不终永乐之世不止，不知后之史官，以建文为正乎，以永乐为正乎？曷不致思于其际哉？正史当日勤王有：姚太守善、王太守璉、陈太守彦回，松江郡丞周继瑜、乐平令张彦方诸公。讨燕未克，丹心不泯。故《外史》推本诸公之志，以笔讨于百世之下。

《外史》大旨，既正名以讨燕，然后褒忠殛叛，得并行焉。在方、景、铁诸公，人悉能知之。第正史所载殉国难者甚繁，虽制科之士，未或尽知，而况于世俗乎？叟广搜博采，正史尚有未载者，悉学其忠而特书之，善善长之意也。若“靖难”降燕文武诸臣，皆以正史为据，有可疑者尚缺之，恶恶短之意也。至诸忠臣

之妻女子孙，亦莫不纪其姓氏，表其贞孝节烈。曷黎云：“诛奸谀于既死，发僭德之幽光。”其斯之谓欤？

逊国靖难之事，正史既定，三百余年莫敢翻其案者，《外史》毅然执笔断之。伟矣！昔少保于公，曾刻天下士颜额以貽叟，则洵乎叟为天下士也。余素不喜小说，如世所称才子奇书曰《水浒》、《金瓶梅》，可以悦人耳目，亦可以坏人心术。《水浒》倡乱，《金瓶》诲淫也。今《外史》亦多奇诡，与小说无异。然立言之旨，在于扶植纲常，显扬忠烈，余故略为论之如右。

品题(二十则)

江西廉使刘廷玑在园

一、自来小说从无言及大道。此书三教兼备，皆撤去屏蔽直指本原；可以悟禅玄，可以达圣贤。此为至奇而归于至正者。

二、谈天说地，莫可端倪，而皆有准则；议古论今，格物穷理，而皆有殊解。均不掇旧人牙慧，此奇而至于精者。

三、若魔道，自来仅有其名，从未有能考其实。此则缕析分明，本末灿然。又以为寓言，此奇而诞者。

四、古来论鬼神者，但能言其已然，此独指其所以然，微显一贯，阴阳一体，绝非虚诞。此奇而玄奥者。

五、天文，难言也。小说传奇，唯《三国演义》有夜观乾象图囿之语。此书则历历指出如数列眉。

六、望气、占云，难事也。史传但言其兆，此则谈到至微地位；而云气之所以为兆，皆和盘托出。此奇之至也。

七、小说言兵法者，莫精于《三国》，莫巧于《水浒》。此书则权輿于阴符素书之中，脱化于六韬三略之外，绝不蹈陈言故辙。虽纸上谈兵，亦云奇矣！

八、阵法，圆阵若鼓，方阵为棋局，六阵为聚花，八阵若列卦。此书之七星阵，其形独为飞鸟；战则为阵，止则为营，行即为伍。三者出于一贯，古今未有，可谓阵法之奇者。

九、武侯八阵，千古仅存其名，未有识其奥妙者。此书备言制度与纵横开阖、变化生克之道，确有奇解。

十、书内拔城三十有八，从不用火炮、石炮、云梯、冲车之类，唯默运智谋而得，绝无矫强，更不雷同。此为大奇。

十一、取开封府，内应只侠客一名，号旗一杆；拔扬州府，内应只女将二员，号旗一面，而遂败走敌兵数万，乃势所必然之事，并非侥幸成功，神乎神乎，奇至此乎！

十二、拔荆州只用一旗悬于神庙之杆，并无一人助力，而能耸动亿兆之心顷刻归府，皆情所必至，理新必得。神乎神乎，奇乃至此乎？

十三、克济宁州，内只二女杀一监河；克庐州府，外只一人杀一都督。皆唾手而得，虽智者不及济其变。神乎神乎，奇更至此乎！

十四、诸小说，两军相交，胜者设谋，败者受之；或胜者之策巧，而败者之计拙。此则如善弈者刚遇敌手，两棋对杀，以智斗智，至收煞只差一着，胜负出于天然。

十五、诸小说，临戎用智，多在胜负未分之先。此于败后犹能用计以补之，如卫青是夕胜，而登州即于是夕克；朱能以今夕劫寨胜，而即于明日被攻败。如斯者盖不可枚举。

十六、交战用纸炮，此书独创。始于卸石寨用以为号，自后惊败兵、溃伏卒辙用之；而又用以破房胜大寨，披靡数万雄兵。以上三则，皆巧之至奇至极者。

十七、此书具有经济，如设官取士、刑书、赋役、礼仪，皆杂霸之语；如儒生侈谈王道者大异。奇人乎？奇才也！

十八、书内颇多诗篇，诸体毕备，皆可步武三唐，颉颃两宋，又奇笔之余事。

十九、凡斗道术、斗法宝，莫不瑰玮光怪、虚灵变幻，出自诸书所无。奇矣，余不以为奇也。何也？以画鬼易也。余所举者皆当人手笔。

二十、《外史》前十四回，是为赛儿女子作传。据《纪事本末》所述数语为题，撰出大文章，虽虚亦实。至“靖难”师起与永乐登基、屠灭忠臣，皆系实事，别出新裁。迨建行阙，取中原、访故主、迎复辟，旧老遗臣先后来归，八十回全是空中楼阁。然作书之大旨却在于此，所以谓之“外史”，外史者，言诞而理真、书奇而旨正者也。

岁辛巳，余之任江西学使。八月望后，维舟龙游；而逸田叟从玉山来请见，杯酒道故。因问叟向者何为？叟对以将作《女仙外史》，余叩其大旨，曰：常读明史至逊国靖难之际，不禁泫然流涕。故夫忠臣义士与孝子烈嫚，湮灭无闻者，思所以表彰之；其奸邪叛逆者，思所以黜罚之，以自释其胸怀之哽噎。余闻之矍然曰：良有同心！叟书竣日，当为付诸梓。壬午，叟至洪都，余为适馆投餐，俾得殚精于此书。癸未冬，余挂公事，削职北返，旅于清江浦。甲申秋，叟自南来见余曰《外史》已成，以稿本见示。余读一过曰：叟之书自贬为小说，意在贤愚共赏乎？然余意尚须男女并观，中有淫褻语，曷改诸？叟以为然，不日改正。所憾余既落籍，不能有践前言，乃品评廿行于简端，以为此书之先声而归之。

目 录

- 第一回 西王母瑶池开宴 (1)
天狼星月殿求婚
- 第二回 蒲台县嫦娥降世 (10)
林宦家后羿投胎
- 第三回 鲍仙姑化身作乳母 (17)
唐赛儿诞日悟前因
- 第四回 裴道人秘授真春丹 (26)
林公子巧合假庚帖
- 第五回 唐赛儿守制辞婚 (32)
林公子弃家就妇
- 第六回 嫁林郎半年消宿债 (41)
嫖柳妓一夜归地府
- 第七回 扫新垄猝遇计都星 (50)
访神尼直劈无门洞
- 第八回 九天玄女教天书七卷 (59)
太清道祖赐丹药三丸
- 第九回 赈饥荒廉官请奖 (70)
谋伉俪贪守遭阕

-
- 第十回 董家庄真素娥认妹 (80)
 宾善门假端女降妖
- 第十一回 小猴变虎邪道侵真 (88)
 两丝化龙灵雨济旱
- 第十二回 柳烟儿舍身赚鹿怪 (94)
 唐月君为国扫蝗灾
- 第十三回 邀女主嵩阳悬异对 (101)
 改男妆洛邑访奇才
- 第十四回 二金仙九州游戏 (108)
 诸神女万里逢迎
- 第十五回 姚道衍倡逆兴师 (125)
 耿炳文拒谏败绩
- 第十六回 王师百万竖子全亡 (136)
 义士三千铁公大捷
- 第十七回 黑风吹折盛帅旗 (148)
 紫云护救燕王命
- 第十八回 陈都督占讖附燕王 (156)
 王羽士感梦迎圣驾
- 第十九回 女元帅起义勤王 (164)
 众义士齐心杀贼
- 第二十回 太阴主尊贤创业 (173)
 御阳子建策开基
- 第二十一回 燕王杀千百忠臣 (181)
 教坊发几多烈女

-
- 第二十二回 铁兵部焦魄能诛卫士 (192)
景文曲朽皮犹搏燕王
- 第二十三回 鲍道姥卖花入教坊 (200)
曼陀尼悬珠照幽狱
- 第二十四回 女元帅延揽英雄 (208)
诸少年比试武艺
- 第二十五回 真番女赚馘高指挥 (216)
假燕军活擒茹太守
- 第二十六回 全淳风义匿司公子 (226)
高监军计袭莱州府
- 第二十七回 黑气蔽天夜邀刹魔主 (235)
赤虹贯日昼降鬼母尊
- 第二十八回 卫指挥月明劫寨 (243)
吕军师雪夜屠城
- 第二十九回 设玉圭唐月君朝正朔 (252)
舞铁锹女金刚截仙驾
- 第三十回 吕军师献馘行宫 (261)
唐月君宴簪诸将
- 第三十一回 骊山老姥征十八仙诗 (268)
刹魔公主讲三千鬼话
- 第三十二回 两骑兵飞救新行殿 (285)
一番骑鏖战旧细君
- 第三十三回 景公子义求火力士 (294)
聂隐娘智救铁监军

第三十四回	安远侯空出三奇计 吕司马大破两路兵	(305)
第三十五回	两皂旗死生报故主 二军师内外奏肤功	(315)
第三十六回	唐月君创立济南都 吕师贞议访建文帝	(322)
第三十七回	帝师飭议内外官制 军师奏设文武科目	(330)
第三十八回	两军师同心建国 一公子戮力分兵	(338)
第三十九回	美贞娘杀美淫官 女秀才降女剑侠	(346)
第四十回	济宁州三女杀监河 兖州府四士逐太守	(358)
第四十一回	吕军师谒阙里庙 景金都拔沂州城	(366)
第四十二回	戮败将祸及三王 蛊谣言谋生一剑	(375)
第四十三回	卫指挥海外通书 奎道人宫中演法	(383)
第四十四回	十万倭夷遭杀劫 两三美女建奇勋	(391)
第四十五回	铁公托梦志切苍黎 帝师祈霖恩加仇敌	(399)